

/ 巴黎
走笔 /

布洛涅森林

来学斋 | 来学斋，即来到书斋学习之意，一个命里注定要与文字打交道的人。在洛阳从事地方史志编纂工作二十八载，现在巴黎探亲。

很难想象，在寸土寸金的巴黎主城区，居然有一块占地846公顷的偌大森林，而且已有数百年的历史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巴黎之肺”——布洛涅森林。打开高德地图，从我的住地巴黎西北库尔布瓦市出发，到位于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仅有3.6公里，步行导航四十多分钟就到了。

布洛涅森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东边是巴黎富人区的第十六区，西边是风光旖旎的塞纳河，北临巴黎最富庶的郊区塞纳河畔讷伊，南靠小镇布洛涅一比扬古。巴黎共有两处茂密森林，一处是城东的文森森林（面积995公顷），一处便是城西的布洛涅森林。两处森林犹如吸收新鲜氧气的两扇“肺叶”，成为巴黎气候的有效调节器。布洛涅森林相当于整个巴黎城区面积的1/12，如果将公顷折合成中国市亩，约为12690亩，相当于近四个半洛阳隋唐城遗址植物园的面积。

布洛涅森林原是一片古老的天然森林，从公元7世纪就有文字记载。它曾是皇家林苑，是国王的狩猎场，拿破仑三世受英国海德公园启发，命人相继建造出人工湖、湖心岛、园林大道、动物园、赛马场和法式庭院等，使布洛涅森林成为巴黎第一个成功的人工规划森林。如今，在布洛涅森林内，道路纵横交错，树木郁郁葱葱，湖水波光粼粼，漫步其中，随处可见的是参天古树，蜿蜒小径，绚丽花朵，深吸一口清新湿润的空气，不禁让人心旷神怡，仿若置身世外桃源。怪不得在美国电影《龙凤配》中，奥黛丽·赫本饰演的女主角对男主角说，如

果你去巴黎，一定要找个雨天去布洛涅森林，那里，别有风味。

诗一般的意境，画一般的色彩，使布洛涅森林频繁出现在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。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的名画《草地上的午餐》，描绘了布洛涅森林中一场美丽的聚会场景；梵高的油画《布洛涅森林的散步者》，画出了深秋季节森林的魅力。在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左拉的《娜娜》、巴尔扎克的《交际花盛衰记》、莫泊桑的《我们的心》等多部小说中，情人幽会的地点也都被安排在布洛涅森林，从而使这片森林蒙上了浪漫又神奇的爱情色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布洛涅森林与体育也有着不解之缘，这里曾是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的田径赛场。那时的布洛涅森林就是一片跑马场，筚路蓝缕的奥运先辈们，临时用树枝搭起来做跨栏比赛的栏架，跳跃比赛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，参加投掷比赛的选手更是苦不堪言，器械经常碰撞树木的树杈，有时掷出的链球缠绕其上，还得从树上取下后再进行比赛。这里曾经发生的奥运故事一串串，现在看来不可思议，但在当时确实是真实的。

百年风雨，沧桑巨变，如今这里已是巴黎集中举办体育活动的地方，每年都有赛马、足球赛、越野赛等。近年来，我们熟悉的举行法网比赛的罗兰·加洛斯球场，就位于布洛涅森林的南侧。7月27日至8月3日，巴黎奥运会网球比赛也将在这里举行，在此预祝中国网球队取得好成绩！

/ 生活
手记 /

守护

愚非

小黑是二十多年前我养过的一只狗。狗的前主人是个独居的聋哑老人，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只刚满月的小黑狗，我叫它小黑，小黑和老人形影不离。

我家和老人家相距一里多路，由于经常相见，老人比画的手势我能看懂一些。小黑长到三四个月大时，老人对我比画，意思大概是小黑长大了，吃得太多，他粮食有限养不起，让小黑经常饿肚子，想五块钱把它卖给我。那时，我无意养狗，摆摆手拒绝了。老人眉头一皱，比画着可以不要钱把狗送给我。见老人为难的样子，我不忍心，拿了十块钱递给老人，他眉开眼笑地把小黑送到了我家。

临走时，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细麻绳，把小黑拴到了我家门口的柱子上。老人离开时三步一回头，小黑则不停地呜咽，差点把绳子挣断了。午饭时，我特意给小黑找了个小盆，我们吃啥给它倒啥，可小黑瞅也不瞅一眼，一直到晚上饭食都没动。无奈，我帮它把绳解开，它一溜烟跑走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人又把小黑送了过来。他站在小黑旁边，小黑没几下就把昨天没动的饭食吃了个净光！

小黑吃饭后，老人又把小黑拴在柱子上，一边“啊啊”一边比画。我告诉小黑：“以后这就是你家。”它像听懂了似的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老人走时，我牵着小黑送他到路口，小黑目送老人从视线里消失，才转向我直摇尾巴。听老人们说，四条腿的家畜拴上四天就不走了，第四天我解开狗绳，它果然不走了，

我走哪儿它跟哪儿，成了我的尾巴。

一天上午，小黑突然兴奋地向村外跑去。我追了过去，大老远看见老人拄着拐杖来了，小黑飞快地迎上去，在他身上扒呀扒，老人放下拐杖，坐在路边的石块上抱住小黑，把脸贴到小黑的耳朵上……

老人又要回家了，小黑摇摇尾巴蹲在路口，看看我，看看老人。我说：“你想走就跟他走吧，想回来就回来，这也是你的家。”小黑仿佛听懂了似的，摇摇尾巴跟着老人往前走，一股莫名的失落感爬上我的心头。从那以后，老人不时把它送回来，我则随它来去。小黑像个上学的孩子，每天准时回来吃饭，老人像个老师，不时地“家访”，有时还会留下吃顿便饭。

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，我早早钻进被窝，不时掖掖被角……突然，小黑一阵狂吠把我从梦中吵醒。小黑很少在我这儿过夜，我感觉情况异常，便慌忙穿衣开门，一阵寒风扑面而来，我结结实实打了个寒战。小黑看见我，立刻叫着向老人家的方向跑，我一路紧跟，追到老人独居的小屋前，看到老人正倒在屋外的地上。我用尽全力把全身颤抖的老人扶进屋，他衣衫单薄，坐在床沿上哆嗦着把小黑紧紧地抱进怀里……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一辆车停在我家门前，老人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原来，乡里来人要接老人去养老院。小黑又在老人身上扒呀扒，我忙给老人搬了把凳子，他坐下来紧紧抱住小黑，眼里闪着泪光，我的眼眶也湿润了。

后来，我专门开着三轮车，带着已长高长胖、皮毛油亮的小黑去养老院看望老人。老人衣着干净整洁，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。小黑不停地摇着尾巴，舔着老人，老人抚摸着小黑，高兴得眼睛眯成了缝。

